

爷爷的小麦

□郭昕

如果说童年有颜色,那一定是绿色。如果说童年有味道,那一定是爷爷家小麦的味道。

我从小在爷爷家长大,记忆中爷爷家院子里有两块地,都种满了小麦。那时,年幼的我看着邻居院子里放着的根雕、石头、好看的屏风和可爱的小狗,好奇地问奶奶:“为什么我们家只有一院子的小麦,一点也不好看”。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头说:“你爷爷一辈子就这爱好,小麦是他干了一辈子的营生啊。”当时的我不理解,小麦种到自己家里有什么用,它没有鲜花娇艳,也不会像果树一样结果子,为什么爷爷就偏爱它们呢?

爷爷陪伴我的时间很少,不是在书房读书就是在院子里围着麦苗打转。而我偏偏喜欢黏着他,他弯腰在地里除草,我就蹲在旁边,让他给我讲故事。爷爷只会一遍一遍地讲小兵张嘎、江姐以及刘胡兰的故事。没有其它故事听,爷爷也不陪我玩儿,我就在麦田里“捣乱”。有一次,我把小麦上标的小号码牌故意搞乱,爷爷发现后凶巴巴地训了我一顿,再也不许我碰他的小麦。奶奶听我在屋里委屈得哇哇大哭,牵起我的小手站在麦苗前,指着那些标号的小麦说:“你看,2号小麦是不是比5号小麦个子高,肚子胖呀?你爷爷这是在帮农民选种,看哪种小麦质量好,产量高呢。”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地擦干了眼泪,可心里还是不明白爷爷已经退休了,为什么还要管哪种麦苗好。

长大后,了解了爷爷的经历,我开始理解他和他院子里的小麦。爷爷出生于1942年,农民家庭出身的他,从小就热爱读书,品学兼优。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,并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走过52年。在工作中,他严格要求自己,心系百姓,曾组织申报“巴盟优质小麦生产基地项目”。通过不懈努力,为当时的巴盟盟盟成功争取到1.2亿元的项目资金,这是建国以来国家对河套农业单项投入最大的项目,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的一辈子似乎只有他的小麦,年轻时没有假期,没有休息,退休了整天还要埋头扎进小麦地里。

2017年夏天,爷爷因病住院,没办法再陪伴他院子里的小麦。入院前,他嘱咐我,去社区把他下一年的党费提前交给组织。我问爷爷为什么不等出院后再交,爷爷吃力地说:“我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”一瞬间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涌了出来。

2018年,巴彦淖尔市发生了罕见的洪灾,当时身染沉疴的爷爷已经无法下床,在临终前十天,他用颤抖的手从他的钱夹里掏出1000元,让姑姑把他省吃俭用的钱捐给受灾的人们。

爷爷走后,院子里的小麦不见了,换成了很多颜色漂亮的鲜花,陪伴着奶奶。但那片麦子,依然种在我的脑海中。

(巴彦淖尔供电公司)

关于祖父的如烟往事

如烟往事

□贾雁冰

祖父还在世时,坚持要在老家新建几间房子。虽说早已搬离老家,但病床上的祖父还是心心念念那个他长大的地方。“咋也不能把宅基地浪费了,说不定以后还要回去。”祖父下了命令,父亲便忙碌起来。那些日子,他骑着电三轮车

返于镇上与老家,带着干粮守在工地,看着房子一砖一瓦的成型。按照习俗选吉日上梁,父亲还专门买了红布请瓦匠挂到中梁上,放了鞭炮,并借邻居的锅灶做了炸糕,请大伙儿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房子建好后一直闲置,没装修,自然也不能住人。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骑着他的三轮车回去看看,检查一下门窗和瓦片是否完好,偶有损坏,便及时修补。

瘫痪在床的祖父听说房子建好后便天天嚷着要搬回去住。父亲和叔叔们考虑祖父的身体更适合留在城里,方便日常护理和照顾,便口头答应着,像哄小孩儿一样,找各种理由拖着。天气好时,三叔会开车拉着祖父回老家转转,与村里老人说说话,再去看看他梦想回去住的房子,聊以慰藉。遗憾的是,直到祖父去世,他也没能住进老家的新房子。

老家在一个不大的村子,约有二、三百户人家。在计划经济时期,祖父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。他喜酒善饮,喝着供销社里几毛钱一提的零酒也很知足,好在那时的酒全是粮食酿造,便宜且醇香。每逢阴雨天,祖父便开怀独饮,俗称“连阴酒”。即便如此,他也很少喝醉,身体精干结实,从未因喝酒耽误过地里的活儿。

村里人给祖父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

——“二孔明”,大概源于祖父能打会算,认得些字。但我始终不明所以,因为在今天来看,祖父绝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,甚至有些固执笨拙,不识时务。

祖父一辈子都是农民,只会种地和养驴。那些年日子过得紧巴巴,家里经常揭不开锅。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帮助可怜人。那个年代,乞丐特别多,有跑单的还有两人结伴的,跑单的一般背个面袋子,男的居多,老远就喊,“可怜可怜帮帮忙啊”。然后说些家遭灾以至颗粒无收的话,把面袋口一撑,等主家施舍些面粉、馒头等食物。结伴儿的通常是俩人,多为夫妻或兄弟,其中一人多为残疾人。结伴的多半会些才艺,编一些吉祥话,在过年或谁家办喜事儿时去乞讨,“一进大门喜盈盈,当中坐个老财神”说的主家高兴了,会多给些烟酒饭食。记忆中,祖父对乞丐是十分大方的,总嫌祖母给的少,祖母给一碗面,他必须再添一碗,有时天太晚了还会留宿,乞丐在家里住,给些吃喝,不至于让乞丐饿着冻着。

对儿女来讲,祖父是个古板严厉、不苟言笑甚至有点粗暴的人。五个儿子中,三个去当兵,一个考上大学,只剩下我父亲,一直陪在祖父身边照顾他,直到祖父离去的那一刻。

小时候,我有些怕祖父,但还是想亲近他。他喝酒的时候,会偷偷给我尝一口,偶尔碰到好菜也会给我吃。特别是有叔叔从外地回来,我一定要往祖父那里多跑几趟。每次去,他都会掀起堂屋那掉漆的大红柜盖子,摸索着从里面抓出一把糖或花生之类的好东西,塞进我的衣兜。这是童年最幸福的回忆。

那时考上中专就相当于有了工作。临近中考,我心里忐忑不安,对于能否考上没有把握。祖父边喝酒边鼓励我说:“你放宽心的去考,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,好好学一定能考上,爷爷看你行!”祖父的一番话让我的心安定下来,卸掉包袱走进考场,考了全旗第一。时至今日,我仍十分感恩祖父对我的宽慰。那句话让我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与自信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祖父不仅是农民,还是个“心理学家”,更是个爱我的好老头。

祖父去世后,父亲把祖父的遗照带回老家,安放在他朝思暮想的屋子里,也算以另一种方式了却他老人家的的心愿。

回首往事,不胜唏嘘,人生何其短暂。善良可敬可爱的祖父离开已有一年矣!很想念他!谨作此文为纪念,愿他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快乐无恙。

(锡林郭勒供电公司)

金珠儿



云端日落

张艳宝 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

她

□刘桂兰

今年元宵节,我回去看望母亲。临睡前,她突然说:“我得出去把单元门口的灯笼打开。”我说:“开它干什么?”她笑着说:“这不是过十五嘛,喜庆。”我的内心瞬间被她的笑容融化。平凡的日子里,总需要一些仪式感,就像元宵节的夜晚,她打开的那盏灯笼,为许多归家的人照亮黑暗。

85岁生日时,她早早起来,将女儿买的新衣服穿上,搭配了平日里不舍得穿的皮鞋,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。生日宴上,她再一次唱响那首唱了几十年的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歌声自心底涌出,笑容在脸上绽放。

尽管她尝尽了生活的苦,但耄耋之年的她依然开朗热情、热爱生活。

母亲三岁丧母,十七岁成了家,当了母亲。虽然她没有体会过母爱,但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里,她竭尽所能地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。冬日的午后,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斑驳的光影笼罩着全神贯注的她。穿针、引线、裁剪、缝合……那些零碎的布头被她剪成圆形、菱形、正方形。再按照颜色分类,缝成小枕头、小书包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她度过了漫长的穿针引线的日子。长短不一的棉衣、大小不等的布鞋,在她的一针一线中成型,那些爱与温暖被一同缝进衣物里。逢年过节,她用有限的食材,变着花样为我们制造美好的回忆。细条条的豆面、香喷喷的烙饼、甜津津的糖糕……无一不被烹制出妈妈的味道。

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,也是一个天性善良、柔弱的女人。她经历过贫穷、艰苦,但她很少抱怨。谈及过去,她只是笑着说:“那时候真难啊,不过都过去了”。谈及现在,她也会笑着说:“看我女儿给买的新衣服,我现在是过上好日子了。”

看着母亲饱经沧桑的面容,忙忙碌碌的身影,我很感激勤劳善良、简单质朴、自立自强的她,能一直陪在我身边。

(鄂尔多斯供电公司)

揽工的父亲

□王攀攀

没日没夜地黏在身上,起了满身痱子。父亲会在等喷浆的间隙,给我打电话聊家常,抱怨几个带班工头中,他兼职的工种最多,抱钱却是一样的。我听着电话那头机器的轰鸣声和水流的哗哗声,忍着心酸安慰他,“老板看得见你的辛苦,干活要脚踏实地。”父亲马上就被安抚,恢复了激情澎湃、斗志昂扬的工作状态。我敬爱的父亲啊,这些都是他从小对我的教育。如今,已过而立之年的他,是他心底的支柱,年过半百的他,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我的安慰。

陕北乡村的男人,为了家人能过上好日子,卖尽力气。乡里山地收成差,就进城务工,在家乡挣不到钱,就外出揽工。他们是黄土地的儿子,忠厚勤劳,总想着通过勤劳的双手,越过越红火。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有一身力气,从我记事起,他就常年在外揽工。但聚少离多的童年,丝毫不影响父亲在我心中伟岸的形象。

小时候,父亲在甘肃高速路的隧道揽工,我给他写过一封信。信里说:“我期末考试得了满分,家里的母猪下了三只猪崽。”当时,这两件事在我与母亲看来,都是父亲极想知道的。但路途遥远,家书辗转半月抵达时,父亲却躺在手术台上。

听父亲讲,隧道顶掉落了几块大石头,砸在他的腿、脚上,二爸被吓得不知所措,急

地大喊:“二哥,你快跑!”小舅看到惊慌失措跑出洞外的工友们,才知父亲被压在了里面,他急忙跳上机动三轮车往山洞里开,吆喝着大家折身回去救人。他们合力抬起大石头,拉起瘫坐在地上的二爸,将父亲抬上车斗。车子刚开出洞口,隧道就塌方了,浓浓的尘土像蘑菇云一样冒出来。阳光照在揽工们黝黑疲惫的脸庞上,在那一刻,他们尽感沧桑。

那个盛夏,父亲的右脚腕粉碎性断裂,右脚大拇指头被砸得稀碎。在当地医院做手术后,转回家卧床多月。每天上学前,我按照医生的嘱咐,督促父亲按时吃药。窗外知了叫个不停,飞舞的蜻蜓自由自在,母亲终日泪洗面。父亲的右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干重活儿时,脚腕总会隐隐作痛,缺失的拇指也使不上劲儿,但他从未觉得那是道沟坎。

我家的日子越来越好,离不开父亲所受的苦楚和伤痛。我读中学时,父亲在煤窑掏炭。他每月超额完成拉煤量,工资也是小组里最多的,人们都抢着和他搭伙在井下爆破、铲煤、装车。有一年暑假,我随父亲去矿区住了几天。走进院子,我发现房屋、道路、树木上都盖着一层黑色的煤灰,散发出一股异样的气味。有拉煤卡车经过,卷起一片灰尘,久久不散。那些天,我闲来无事,便在院

子里到处转悠。刚从井里上来的男人们,除了明亮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,身上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煤灰,漆黑闪耀。大家三五成群,欢歌笑语地走进冒着热气的澡堂子。他们黑白两班倒,规律且艰辛。

有一天,不到下班的时间,父亲面色凝重地回来了,隐忍着深深的悲伤。原来是经常与他小酌几杯的工友,那天被深埋在矿底。粗野的煤矿揽工汉之间,往往有着豪爽豁达的友情,父亲花了好长时间才从伤痛中走出来。

父亲离开煤矿后,在不同的工地继续揽活。父亲的半生年华,都在工地辗转奔波,居无定所。每年临近年关时,他都会感慨不知来年去住何处。他说我考进国企,吃了“公家饭”,他这辈子的苦没白受。那时,我满心满脑都是父亲受伤,却忍痛讨生活的模样,那样狼狈与渺小,又那样坚韧与伟大。

父亲识字不多,却懂得本本分分靠力气挣钱,行走于天地间,被光景压弯的脊背,是世间最挺直的正气,他用一身力气与伤痛丈量生活的苦难与不屈。如今,每当我遇到沟沟坎坎,觉得难以喘息时,只要想到父亲揽工半生经历过的伤痛,我就能把生活的苦水咽下去,带着他对我的期望,挺直脊背向前行。

(锡林郭勒供电公司)

诗雨缤纷

如梦令 孤影

□崔臣

十里芳菲无数 踉跄不知前路
孤影半沉浮 回首流光日暮
难入 难入
此去红尘争渡

(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)

当你走向那片花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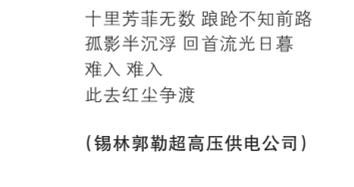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致我的孩子

□朱惠韬

走向那片花海
你开始迈着蹒跚的步伐
亲爱的孩子

继续向前行
但你能咬咬牙就这么跨过去
摸到难以跨越的沟壑
你可以闻到泪水的味道
苦难是一种玄妙的东西
有一朵花叫做苦难
在那片花海

发出渺小却震耳欲聋的声音
等待着你去摘下
它钻破了石头顶出来
就是欢欣旁边的那朵
说到希望
每一片花瓣都散发着希望的芬芳
有一朵花叫做欣欣
在那片花海



(鄂尔多斯供电公司)